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21

人性與藥性

Tik Yin W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黃迪賢 (2021)。人性與藥性。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20-2021：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寫作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

2020-2021 年度

CHI4301 指導論文

文學創作

〈人性與藥性〉

學生：黃迪賢

指導老師：蕭欣浩老師

提要

這是一個瘋狂的年代，位於社會低下階層的鍾家為了徹底根治鍾老爺的病，四處尋找合適的藥物。終於在鍾媽的努力下，得到了羅醫師開的藥方。然而，明明眼前的藥物就能挽救全家的命運，但鍾家卻因為負擔不起昂貴的藥費，迫不得已轉向了康大叔的推薦——人血饅頭。

兩種藥物，兩種不同的藥效，尋覓已久的藥物就擺在眼前，藥的功效與人的險惡偏偏在交纏在一起。在不幸之中，既有貪婪與冷血侵吞著剩餘的人性，也出現過能治愈病痛的藥性，一個錯誤的選擇更逼得兒子鍾新走上革命的道路，故事就在讀者知道真相與結局的情況下拉開序幕。

目錄

P.6	病與藥
P.8	藥與藥
P.11	希望
P.14	藥效
P.16	恐懼
P.18	最後的抉擇
P.20	種子
P.22	希望再臨
P.25	參考資料

導言

一、構思源起

從高中剛接觸到文學課程時，魯迅的小說已經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賞析的第一部小說就是他的《吶喊》。不過礙於當時才剛入文學的門檻，加上還沒有發掘到那把解讀魯迅作品的「鑰匙」，所以停留在似懂非懂的狀態，只能很片面地分析其含義。直到多年後，我對於文學有了初步的認知，才得以窺見魯迅在寫作時背後蘊含的時代意義與寄望，尤其是近年來社會與政治環境的急劇變化、人與人之間的撕裂、社會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無疑讓我們「讀書人」對魯迅小說內容有了更深刻的體會、有了更多屬於自己的見解。既然我的文學之旅由魯迅的《吶喊》為開啟，那麼在構思畢業論文時，倒不如再以魯迅為終點。所以我選擇了魯迅其中一篇小說——〈藥〉為創作主題，也是作為大學生涯的一個結束。

〈藥〉這篇小說若放在如今語境而言，其實一點也不落入俗套。都說從 2019 年開始，我們正處於一個大時代的巨輪當中，風起雲湧的世界局勢說來就來，誰也不曾想到過香港也會是一處戰場。更直觀的就是疫情的爆發與肆虐，百年後我們還是會反問同一個問題：到底藥在哪裡？什麼才是病？什麼藥才能治病？所以我便想在〈藥〉的基礎上進行二次創作，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在這部作品中。在決定這類題材時，蕭老師提醒我可以善用「現代人」的經歷和眼光再去回看〈藥〉，這無疑讓我有更大的啟發，更多不同的體會，如果現實的荒誕比起小說也不遑多讓，既然如此，何不就這樣把一些情感和思緒再次融入到〈藥〉的世界中，用「現在」來體會「過去」，續寫〈藥〉而成的〈人性與藥性〉也由此誕生。

華夏兩家的名字既然映射了「中華」，那麼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小說主人公「鍾新」也是一樣。他將會代替我們讀者進入到同樣在時代巨輪下而逐漸瘋狂的社會，故事的主題自然也是圍繞著「藥」與鍾家，並進一步探討他們一家對於「藥」的猶豫、心理層面的活動以及社會環境對其的影響。

二、創作視角

如果讀過〈藥〉的話，我們讀者正是以全知視角的「第三者」來見證鍾家的未來，我們都知道「藥」就是「人血饅頭」，原作的懸念一開始就已經揭露出來。但即便知道結局，我們還是無從阻止悲劇的發生，只能看著鍾家一步步因為錯誤的藥而走向深淵，以此來深化主題。

而在塑造〈人性與藥性〉的人物形象時，我刻意迴避了以高姿態的角度來批判眾人。魯迅在原作中所反諷的「看客」、「愚昧的人」、「革命者的悲哀」等等元

素已經足夠偉大與深刻，所以小說更多的視角只是聚焦於像你我一樣，普通、平凡、掙扎求存的小人物，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能感悟到不是遙遠的陰謀，而是單純的人心。看到了人性光輝與黑暗的一面，看到了在恐懼來臨時人性的脆弱，當然也目睹過其堅韌的一面。小說的格局也停留在鍾家的小村落和城鎮(丁字街口)兩個敘事地方而已。

故事前半段的敘事角度集中在為了照顧丈夫而費盡心神、到處奔波的婦人「鍾媽」身上，尾端則是轉換成兒子「鍾新」的視角，也暗示著鍾新心境的轉變。主導故事走向的人也由鍾媽轉換成鍾新，後者不再順應鍾媽的想法，也不再受他人左右，而是以自己的視角去為讀者帶來屬於自己的結局。

三、作品闡釋

〈人性與藥性〉順改了〈藥〉和魯迅寫作的主题——「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信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¹鍾家只是在這病態的社會中的最底層，卻依然逃不過苦難。而本篇小說從另一個角度——「人性」，在病態社會中生活的人，魯迅很常會批判他們為「裝睡的人叫不醒」²，小說的主人公鍾媽與鍾新也是無知之人，但他們卻是有著值得同情與可憐的地方。鍾媽對於病重的鍾老爺是毫無保留的付出，努力支撐著風雨飄搖的家庭；鍾新是年輕的知識分子，非常孝順父母；羅醫師即貪財又心存善念。他們的愚昧無知也是受人唆擺，但又是否真的自食其果、不值得原諒呢？其實元兇正正是所謂「病態的社會」，他們只是活在此環境中的貧苦大眾。

「〈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³在此之外，愚昧的人到底是不是好人呢？鍾家一家人都是「好人」，沒有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故事的主题在魯迅創作理念的基礎上，加深了對「人性」方面的考量，以他們的遭遇來深化「不幸」，引起對人心的反思與同情。再用現代的角度回看，文學屬於藝術，藝術離不開人，而人又屬於社會的一環。人性的構成很大程度取決於身處在那一種社會之中。鍾家所在的，是一個會人吃人的瘋狂地方，在讀者看來他們的行動和心理或許不合常規，即便故事中也有描寫到鍾家對於藥物選擇的爭論，最終錯誤的選擇也是構建成各個社會的一環，而留有「選擇」的餘地本意就象徵著一絲希望，以不至於完全地被封建所吞沒。

其次，在〈人性與藥性〉的寫作過程中，也有稍微提及的原作中的部分人物如：紅眼睛阿義、夏四奶奶、華老栓、康大叔，其中唯有康大叔起到了推動劇情的作

¹ 魯迅著，《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頁393。

² 魯迅著，《吶喊·自序》，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頁3

³ 孫伏園著，《魯迅先生二三事》，作家書屋，頁14

用，也稍微填補了華老栓買人血饅頭前後的動向。而原作中因「不主張消極的」⁴而誕生的花圈也在〈人性與藥性〉交代了是出自鍾新之手，讓「希望」的種子也能在小說中延續。

四、結構

小說的脈絡其實非常簡單，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買藥，吃藥，爭論，醒悟。其中花了大量的筆墨來營造角色的心理，鍾家也曾懷疑過藥效，也有沉思的過程，以此塑造角色立體與成長曲線的一面，而不是流於表面，每個部分都有穿插角色之間爭論，來突顯出理性與人性的對立、人性與人性的對立。羅醫師的角色則是游離於兩者之間，他是受過教育者，也有豐富的醫學知識，但卻非常貪財，甚至到冷血的地步，同時但他見到人血饅頭後，卻又開始為鍾家人擔心起來。就像現今語境底下所說的「中間派」，羅醫師的角色連接了兩個結構之間的對立，他也是讀者，知曉一切真相的存在，在暗中給予提示與幫助。

人的雙眼是與他人聯繫的重要橋樑，有時甚至比語言更能傳遞出某些信息，所以小說中關於眼神的暗示也有頻繁出現，對於目光的含義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也能反映某些角色當下的最真實的反應。

二次創作/困難：

重新續寫〈藥〉本身就是一道難題，看似有了主題可以沿用，不用煞費思量地構思小說的背景，但也正是因為有了前人的一座難以逾越的大山，在創作時反而會畏首畏尾，處處受限。一來是擔心破壞了原作本身的格調，二來更是怕落入「惡搞」的窠臼之中。幸好在與蕭老師的討論中，找到了對於續寫故事的定位，究竟是要順改、逆改原作，還是要深化和徹底扭轉其意義，程度是或多或少，在種種的方向中再選擇了其中一條寫作路徑。

⁴ 同註 2

〈人性與藥性〉

一、病與藥

「嘶……輕點……我的胃……」

鍾老爺沙啞的呻吟聲突兀地響起，一下子就驚醒了旁邊的鍾媽，原來敷在鍾老爺腹部上的熱水袋早已經涼透，屋外呼嘯而過的寒風在夜幕籠罩下變得更加猖狂，把虛掩的窗門都吹得咯吱作響，絲絲涼意刺痛著鍾老爺的肌膚與神經，悶悶的苦叫聲徹夜未停。

鍾媽重新把熱水倒入熱水袋中，希望以那微弱的熱力來減緩鍾老爺的痛苦，看著蜷縮在床上的鍾老爺，鍾媽不禁心疼起來，她想起鍾老爺以前在農地工作時，每天背著幾十公斤重的稻草，即便弄得滿身瘀青與刮傷，從來都是不哼一聲，挺著胸膛沉穩地往前邁步。但唯獨這一次，鍾老爺走不動了。在胃病的折磨下，不只是身體，就連鍾老爺的尊嚴也一併受到侵蝕，甚至鍾媽都難以想像這些像是在求饒的慘叫聲居然是從鍾老爺的口中傳出。

「唉，明天再去一次鎮上吧，必須要找到藥才行！」

鍾老爺已經病入膏肓，日復一日的疲累終究把身體拖垮了，他的胃每到夜晚就疼痛難耐。要不是他硬撐著身體起早摸黑地勞動，一家三口的生計也成問題，尤其要維持兒子鍾新高昂的學費。現在家裡的大小事務都由鍾媽和鍾新兩母子一起分擔，每當鍾新上學後，鍾媽就往外四處奔波，一來是想打探一下鍾老爺的病情，二來也需要找到合適的藥來治病。

他們住的小村莊距離最近的城鎮也要走上一段路程，來回一次極為不易，鍾媽一有空餘時間就會往鎮上跑，鎮上的醫館比起他們村裡那些抽著煙、頂著滿肚肥油的醫師總歸叫人放心點，那些人不知從哪裡胡亂學了一些學問，就敢掛上招牌到處行醫，還未問清病況就要胡謔索費，所以鍾媽無論路途再怎麼遙遠，也要堅持到鎮上去。

當破曉的晨光展露時，大地萬物都甦醒過來，蟲鳴鳥叫環繞耳邊，村莊外剛好掀起一股涼風，把夜間殘留的薄霧吹散，前方的視線開闊起來，照亮出一條從村口直到鎮上的大道，鍾媽一大早就準備好行囊出發到鎮上去。

鍾媽很快就在打聽到了消息，若要問鎮上最得人心的醫師，居民們都會說非羅醫師莫屬。他醫術雖說不上有多高超，但至少能對症下藥，醫治鎮上居民們的一些疑難雜症倒是綽綽有餘。不過，真正令他聲名大噪的是他那豪派十足的醫館裝橫，燙金大字「妙手回春」的招牌高掛在大門之上，就連裝著藥材的木櫃也是經由名木精雕細琢而成，看著就讓人產生一股尊爵不凡之感。鎮上的居民那曉得什麼醫術，單單見到這場面就已經被唬住了，都說他是位厲害的名醫，口耳相傳之下，羅醫師的名氣自然越來越響亮。

其實羅醫師早年從海外留學歸來，立志要開個醫館，成為鎮上受人尊敬、救死扶傷的醫師。在羅醫師開醫館的前幾年裡，他總是詳細地診斷病情，老老實實給出最有效的藥，甚至每次問診還不時提醒病人如何預防病症的復發、如何自己來煎熬草藥等等，他以為真誠待人就能有所收穫。沒想到的，久而久之醫館逐漸入不敷支，一天下來的收入還不夠填補藥材的費用，病人的確得到了有效的治療，但羅醫師的醫館卻沒賺幾個錢，其他城鎮的醫師都說是他自己壞了規矩，砸了自己的飯碗。

自此以後，羅醫師就把治病當成一門生意，他磨練了一條巧舌，用一些專業的話術來嚇唬病人，故意把病情說重些，好讓病人定期來看病。藥方也刻意減少藥力，必需要多吃幾服才能痊癒，這樣他才能賺取更多的費用。羅醫師的底蘊外人自然不會知道，加上他的名聲，逐漸吸引了不少人來拜訪，鍾媽也不要例外。

……

「鍾老爺的情況確實不太樂觀，我開的處方能舒緩他的病情，如果想要徹底根治的話，長期服藥是少不了的，只是這筆藥費不便宜啊……」閱人無數的羅醫師稍微打量了鍾媽一身的行當，大概就能猜到她的家底，也沒指望她能買多少。

「那大夫，確切來說到底要服用多久才能根治？」

鍾媽面有難色，安放在大腿上的雙手也偷偷顫抖起來，她清楚家裏的積蓄勉強能支付一段日子的藥費，但始終也會有見底的一天，假如鍾老爺的病情還是沒有康復的話，那麼到時候他們家真的就山窮水盡了。

「這點我並不能保證。」羅醫師眼神銳利地看著鍾媽敲打著算盤道，畢竟再瘦的肉也是肉，都也不能輕易放過啊。

「我知道了，但這藥費能不能……」鍾媽還未說完，羅醫師就打斷道：「看在你千里迢迢來到的份上，我已經往便宜地講了，請你明白。」

「自從我家老爺病倒後就沒了收入，我兒子還小，您看……」鍾媽繼續央求道。

「鍾媽，這裡不是你們鄉下地方，如果人人都像你這樣，我這醫館恐怕早就倒閉了。如果拿不出來的話，請回吧！」

「唉，我知道了，這裡是藥方的錢。」鍾媽把手伸進衣服內的夾層，拿出一團破布，她小心翼翼地將布團掀開，拿出裹著銅錢。

鍾媽把錢交到羅醫師手上，拿到藥後就立即趕回家熬製。

「哼，鄉下人敲打敲打還是能擠出不少來！就是看上去有些髒，果然是個鄉巴佬。」羅醫師邊把玩著剛到手的銅錢邊說道。

鍾媽雖是鄉下人，但她人也不傻，她在打聽消息時鎮上的居民都是用不屑的語氣來回應她，加上羅醫師這麼大的名氣怎麼可能會接受她這小老百姓的央求，如果不是鍾老爺的病情實在嚴重，她也不會硬拉下面子去求情，何必自取其辱呢？

二、藥與藥

日落的黃昏把鍾媽的影子拉得修長，她手裏拿著藥包，感覺自己的身體似乎變輕了，但又好像變得更加沉重。現在他們鍾家唯一能依仗的就只有這包藥。從城鎮回來後，鍾媽馬不停蹄地著手準備今晚的晚餐和熬製草藥，鍾新也剛從學堂回來，一進門他就已經聞到一股草藥味，大概也能猜是鍾媽從鎮上帶回來的，估計也不便宜，不自覺地又擔心起家裡所剩無幾的積蓄。

對鍾新而言，一家人能簡簡單單圍坐在飯桌前，就已經是他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鍾新走到鍾老爺的床邊，輕揉了下他的背幾下，顫微微地攙扶著他坐下，桌上放滿了鍾媽做的飯菜，鍾媽的廚藝了得，即便是粗茶淡飯她也能做出味兒來，菜餚熱飯的香氣近在咫尺，但一股濃烈的草藥味迅速佔據了鍾老爺的嗅覺。

「這些藥……應該不便宜吧？」在吃飯的途中鍾老爺突然問道。

「沒關係的，這能治好你的病。」鍾媽懸在半空的筷子停滯了一下，不敢望向鍾

老爺。

「我的身體我自己最清楚了，你每天往鎮上跑應該就是爲了找羅醫師買藥吧？那人開的藥方是出了名的貴，你不用爲了我再耗費裏的積蓄了。」

「羅醫師的藥雖然貴，不過也值得，不然每到晚上你都疼得睡不著覺。」鍾新突然開口道。

鍾大爺眼神混濁，一提及到藥費的事，雙眼卻泛著精光並道：「再怎麼管用的藥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吃好吧？我之前打工存下的積蓄也沒剩下多少，怎麼能浪費在藥上呢？我已經老了，將來新兒成家立業，家裡也是要開銷的。這幾天你也辛苦了，不用爲了我費心費神了，我能扛得住，這些錢就留給你和新兒吧。」

「這些錢是你靠自己打工賺到的，哪有什麼浪費不浪費的……」鍾媽還想繼續說下去卻被鍾大爺打斷：「夠了！這件事就這麼定了吧。」

鍾大爺的立場強硬，把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然而他說話的樣子卻氣若游絲。鍾新見狀只好打圓場說道：「要不我們先吃藥，看看效果如何吧。沒準真的就能治好呢。」鍾媽和鍾老爺這才沒繼續糾纏在藥費上。

晚飯過後，鍾老爺捧著一碗熱湯，也沒多想就一口吞下。他多年來的打拚，到最後卻化爲一碗草藥湯，連殘留在口腔上淡淡的苦澀味也沒過多久就消退了。

不過羅醫生開的藥方的確有用，這幾天鍾大爺的病情得到了明顯的舒緩，胃部的疼痛減輕了許多，入夜後也能很快入眠，但還是不能到處走動，一家人看到藥效後也放下心頭大石，他們已經很久沒見過鍾老爺能這麼安穩地睡一覺了。然而就這樣過了幾天，原本的到舒緩的病症突然又開始嚴重起來，鍾媽估摸著應該是藥效揮發後沒有繼續服藥的後果。但眼下鍾媽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好不容易病情才有了好轉，可能不白白放棄，否則連之前買的藥都浪費了，錢的事之後想辦法吧！就在鍾媽打算拿著剩餘的一些家當再去羅醫師的醫館買藥時，隔壁屋子康大叔的叫嚷聲卻突然傳來：

「哟！鍾叔聽說您病得不輕啊，我來看您來了。」

鍾老爺剛躺下就被康大叔那粗啞的嗓門聲嚇了一跳，他的胃忍不住又抽痛起來。康大叔也不顧鍾媽和鍾新，自顧自地奪門而入，來到鍾老爺的跟前，鍾媽無奈只好先招待客人。

「我說鍾叔你怎麼虛弱成這樣，我早就叫你不要那麼拼搏，如果你能聽進去，也不至於到這般田地啊！你早就該聽我的！」康大叔帶著笑意地說道。

鍾老爺知道康大叔很喜歡逞口舌之利，也不與他爭論，倒是華老媽想盡快打發走這位不速之客。

「康叔，你也知道鍾老爺的情況，我還要去鎮上買藥呢，所以招呼不周，下次再來拜訪你。」鍾媽心急地得道。

「買藥？鎮上的藥多貴啊，鍾老爺這些日子都沒賺到什麼錢呢。」

「那也是沒有辦法，鍾老爺每天晚上胃部都抽痛得厲害，所以我得趕緊去買藥，下次再去拜訪您。」鍾媽想藉此拜別。

「鎮上的藥能徹底根治嗎？」康大叔目光一閃，假裝很關心地问道。

「有效歸有效，但是只要一停用個幾天，鍾老爺的病就又会復發。」鍾媽一說完，康大叔彷彿捉到了機會，拍著胸口道：

「看！還好有我在，這一天天耗下去你們家裡遲早會沒底的，我知道有一種藥能醫百病，一次就能見效，還記得隔壁華老爺的兒子嗎？他的癆病也是這樣治好的。」

聽到康大叔的話，華老媽一下就愣住，她打聽了這麼久，走過這麼多的地方，這不正正就是她苦苦找尋真正能治病的藥嗎？沒想到居然真能找到！鍾媽雙手一把握住康大叔的手臂，就像捉住新的希望。

「這藥在哪裡可以買？真有如此奇效的話，你的大恩我們鍾家一定會銘記於心的！」鍾媽的心神早就不在鎮上的醫館，激動得連聲音都顫抖起來。

「哈哈！明天晚上在丁字街口那裡，就能買到藥，還好我來了，鍾老爺你得感謝我呢！」康大叔很是享受現在的氣氛，不知不覺連語氣也高傲起來。

「世上真有這麼厲害的藥？我怎麼沒聽過？」鍾新有點疑惑地問道。

「小孩子懂個屁啊？讀書能學到如何治病嗎？」康大叔惡狠狠地罵道，剛才那唯我獨尊般的氣氛瞬間被鍾新擾亂了。

「小孩子別插嘴！」鍾媽也罵道，她生怕得罪眼前這根救命稻草。

鍾新突如其來被罵了一頓，心裡也不好受，不過他內心深處也在說服自己相要信世間有如此奇藥的存在，那麼鍾老爺的病就有痊癒的可能，所以他便不再搭話，康大叔見狀也滿意地離開了鍾家。

鍾媽其實也抱有過一絲懷疑，但她們鍾家所需要的奇蹟實在太大，大到只要有一絲希望出現，都足以壓制住她的疑慮和理智，所以鍾媽才會選擇康大叔說的話。

三、希望

鍾媽趕在餘暉褪去的最後一刻，來到了丁字街中，幽暗的街道上早已經聚集了一群人，大多數都是中年男女，也有不少十來歲的孩子，應該是來幫他們的長輩買藥。

鍾媽好奇地打量著這些人，他們的穿的衣衫都是一塊一塊的，那是由針線縫上其他不了修補而成的，褪色的布料幾乎分不清原先的顏色，手袖上多處可見的磨痕與小破洞。鍾媽越看就越能感受一股熟悉感，她想起鍾老爺以前也總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把衣服弄得又髒又破，卻捨不得丟掉，自己只好找些破布幫鍾老爺把衣服的洞口縫起來，想到此處，鍾媽要拿到要的決心又更加堅定了。

在場的人們都拼命壓低著自己的喘息聲，只是劇烈而急速的心跳聲已經悄悄在寂靜中蔓延開來。冰寒的白氣從他們的嘴角中噴出，黑夜的低溫讓嘴唇都凍成紫色，一陣陣哆嗦聲此起彼伏，人們卻頑固地佇立在原地不願退後哪怕一小小步。所有人腰間上都不約而同地隆隆鼓起一塊，大家心裡都清楚那是藏在暗格的一大果錢袋。

有人雙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詞；有人面無表情，眼神中佈滿了焦慮的血絲；也有人拖著破爛的行當，看來是從一大早就在此守候……人們正在苦苦等待著，等待著希望的降臨。即要花光他們半輩子以來的積蓄，他們依然義無反顧地將這些由無數血汗累積而成的結晶來賭在這味藥上。

上天恰似回應著人們如此殷切的等待，剎那間，一襲黑衣的劊子手就從黑暗中徐步走到眾人的面前。他的肩膀上還扛著一柄銀色大刀，刀鋒被磨得鋒利得令人發寒，碩大的刀身在月光下泛起一道紅光。不過在此時的人們眼中，他就是在黑暗中點燃一絲溫暖的星光，看到劊子手的現身，剛才還躁動不安的人們瞬間就放鬆

下來，因為他們等待終於有了結果。

人們緩步走向一身戾氣劊子手身邊，行為舉止無一不是畢恭畢敬，而劊子手卻粗暴地從身後的麻袋中拿出了好幾十個紙袋，分別交到不同人的手上。曾經的他是引渡死亡的處刑者，但此刻在人們的眼中，他卻是拯救生命的救世主。

鍾媽從別人紙袋中聞到了一股饅頭的飄香，似乎還摻雜著其他濃烈的味道。「這是什麼藥？怎麼聞著像是饅頭香味？饅頭居然能治病？」鍾媽正疑惑之際，她的余光卻瞥見其餘人，所有都是用感恩的目光望著劊子手，鍾媽看到此景也放下心來。

「引得這麼多人在此守候，自然不可能是普通的藥！」鍾媽心裡如此想著。

輪到鍾媽去拿藥，走近劊子手時，她的心理始終感覺到一些本能恐懼，紙袋也交到了鍾媽的手上，鍾媽清楚地感受到藥的熱度，打開一看裡面確實是個饅頭。當鍾媽實實在在地握住藥時，之前所有的疑慮都拋諸腦後，一直懸著的心也能放下，她現在滿腦子都是想著要盡快把藥拿給鍾老爺！一股暖流流過全身，連帶著自身的血液都沸騰了起來，心臟處發出活力的「咚咚」聲，如同即將迎來一段新生活的號角聲。「老爺有救了！鍾新你爹有救啦！」匍匐在地上的鍾媽重重地向劊子手的方向磕了磕頭，淚水已經灑濕了地面。

「謝謝你！」、「母親的病終於能治好了！」、「謝謝老天啊！」其他人都圍著劊子手不定地道謝，就連頭髮花白的老人都忍不住流著鼻涕，激動得老淚縱橫。

劊子手「哼」地一聲扭頭便走，人們看見他嘴角邊上挂起了一抹笑容。若細心留意的話，劊子手的笑意散發著冰冷與不屑，只是此時人們的心思早就飛往了別處。

隔天清晨，沸騰的水蒸氣顯得若隱若現，鍾媽一早就叫醒了鍾新並把藥拿出來給他看。

「這是藥？」鍾新疑惑地問道，畢竟這和他在學堂上所學習到的知識大相逕庭。

「嗯！吃了就能好了，其他人都這樣的，孩子他爹，你也快吃吧！」鍾媽催促道。

「這段時間辛苦你了，以後我一定會照顧好你和鍾新的。」鍾老爺紅著眼，說罷便拿起饅頭往嘴裡送去，他可是無條件地相信鍾媽。

「要不問問羅醫師的意見吧？」眼見鍾老爺就要咬下時，鍾新突然捉住他的手說道，他始終有點不放心。

「羅醫師肯定會推銷自己的藥吧？他可是在我們家也賺了不少錢！」鍾媽開始有些不滿。

「羅醫師比較了解爹的病情，聽一下他意見總歸沒錯吧？萬一這藥不適合，或者有什麼副作用呢？」鍾新心中總有種異樣感。

鍾媽見鍾新如此堅持也只好答應，即日便和鍾新一起就拿著藥趕往醫館。

羅醫師一見到鍾媽來到，還以為她是來買藥的，沒想到鍾媽拿出了一個紙袋問道：「這是醫治他爹的藥，鍾新他始終放心不下，所以想向您請教一下。」

羅醫師接過紙袋往裡一看，一個饅頭，他頓時瞳孔放大說不出話來，緊接著感到一陣驚悸，脊梁都被冷汗打濕了，臉色也顯得有些蒼白。不過很快，羅醫師就回過神，強裝著鎮定下來，鬆開了剛才不自覺用力握著紙袋的雙手。

他帶著似懂非懂的語氣問道：「你們從哪裡得到的？」

「就在丁字街口。」

羅醫師對於這個答案並不意外，在這鎮上打滾了這麼多年，加上畢生所學的醫學知識，他怎麼會不知道這味藥代表什麼？羅醫師深深呼了口氣，他一生雖然憑著口才與一些小心思賺到不少錢，但他給出的藥方卻從來沒有真正害任何一個人。

「這藥真的有用嗎？」鍾新問出了他最關心的問題。

羅醫師沒有立刻回應，也正因為他清楚知道這藥意味着什麼，所以他不會、也不敢告訴鍾媽真相，甚至連掙扎的想法都冒不起來。

「之前你說藥費的事，我可以酌情處理。藥方我也會更加仔細琢磨的，鍾老爺的病您可以放心交給我。」羅醫師下意識地迴避了鍾新的問題，他能說的也只有這些。

羅醫師的話對鍾媽而言並沒有起到作用。

「羅醫生好像很想挽留我們繼續光顧他的店，他肯定是害怕你爹服下我這藥後就

痊癒了，這樣他還如何從我們家賺取藥費，看來我這藥確實有用！」鍾媽似乎更加堅定了饅頭的藥效，悄悄地對鍾新說道。

鍾新聽著也覺得有理，他始終覺得羅醫師在隱瞞著什麼，不過他很快就打消了疑慮。他也認同鍾媽的所說，而且比起要維持長期服藥的開銷，這一次性就能根治好的藥顯然更為適合。

四、藥效

這幾天鍾老爺的身體變的好輕盈，想來是饅頭的藥力開始見效，從以往臥病在床到現在都能活蹦亂跳，他的胃部也幾乎感覺不到疼痛了，鍾媽估計要不了多久鍾老爺就能徹底康復。現的鍾家就像回到了從前，鍾老爺宛若變得更年輕，散發著一股不屬於他肉體般的青春活力，鍾媽也被饅頭的藥效所驚艷到，心裡再次感激起康大叔和劊子手。他們鍾家如今再也沒有服用過羅醫師開的藥方，鍾媽也暗自慶幸選擇了一條正確的路。

某天深夜，鍾媽一家三口圍在飯桌前，鍾老爺輕輕握住鍾媽的手，自從他病倒後鍾媽不但為了藥的事到處奔波，晚上還要照顧他們的伙食，這些付出鍾老爺都看在眼裡，他是個老實人，也不會說什麼甜言蜜語，只柔聲道：

「這段日子辛苦你了，我感覺身體比以前好多了，以後我會更加努力工作，照顧好你們！鍾新你長大後可要好好孝敬你媽，知道嗎？」

「都這把年紀了還說這些話。」鍾媽有點不好意思地呵斥道，但臉上的笑意一直沒有停過。

「知道了，我要孝順的可不只媽呢。」鍾新也打趣道。

一家人很久沒有吃過如此歡聲笑語的一頓飯，以前鍾媽總會為了鍾老爺的病而愁眉苦臉，甚至還因為藥的事而爭吵，不過現在一切都好了。鍾媽的嘴上雖沒有明說，不過她已經開始暢想著未來的美好生活：鍾老爺工作的時候她要把家裡弄得整齊齊、準備鍾老爺最愛吃的飯菜、還要看著鍾新娶妻生子……鍾媽追求的不多，她不羨慕羅醫師的地位，也不稀罕康大叔那些賺錢的門路。幸虧有了藥，她那平淡、簡單而溫馨的畢生追求終於能夠實現了。

「噼啪——」

鍾老爺的飯碗毫無徵兆地掉在地上碎了，碗裡的飯菜都是散落一地。一抹紅光在鍾媽和鍾新的瞳孔劃過，他們還未來得及反應，一口鮮血已經從鍾老爺的口中噴出，灑在了地面上。

屋外的月光穿過窗戶照進房裡，在一地血泊的倒映之中，閃出點點白光。

「咳咳咳……」伴隨著鍾老爺的咳嗽聲，他的呼吸也越來越急促，連話都講不出來。

鍾媽頓時慌亂了起來，一時間竟佇立在原地，內心的疑惑不停衝擊著她的思考，明明鍾老爺都吃過藥了，不是應該會好轉嗎？怎麼看起來像更加惡化了？

「老爺你怎麼了！不可能的！不是都吃過藥了嗎？」鍾媽已經失了方寸。鍾媽緊緊抱住奄奄一息的鍾老爺，抱得比任何一次都要用力。

「要不問問康大叔吧？」鍾新鎮定地道：「可能是藥出了問題，這饅頭是他推薦的，他可能知道一些情況。」他現在必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不能再為這局面添亂了。

假如是藥的問題，那就必須去問清楚康大叔。

「不可能！這藥明明能治百病，怎麼會這樣……」鍾媽一時間還不能接受是藥的問題。但眼下也唯有這一途徑來弄清楚發鍾老爺到底怎麼了。她擦去鍾老爺嘴角邊上的鮮血，把他安頓在床上後，就準備出門並吩咐鍾新道：「我去找康大叔，新兒你快去鎮上找羅醫生問問，把家裡的錢都帶上！」

鍾家所住的村莊本來就是盈尺之地，間彼的消息很容易就傳遍開來，加上剛才的動靜鬧得這麼大，門前門後總會聽到幾句。

住在鍾家後面的一戶人家，也是個開醫館，他叫趙醫師，不過像他這類學術不精就開店的醫師顯然沒有人會光顧，剛才鍾家的吵鬧聲也驚動到了他們。

「爸，他們買的是什麼藥啊？」趙醫師的兒子天真地問道，他聽到鍾家那邊不停重複藥的事。

「噓！小孩子別理這些事，以後都不要再問了。」趙醫師有點慌張地道。

他們應該不會來找我吧？千萬別來好！說罷趙醫師立馬確認大門拴緊了沒有。

「鍾老爺還真是可憐，被這麼個女人害慘了！」趙醫師壓低了語氣說道，當他聽到鍾家的方向傳來出門聲時，這才放心下來。

五、恐懼

鍾媽來到康大叔家門前，遠遠就能看到幾道身影圍著一團黑球，那身形一看就知道是康大叔。

「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不要再問我！這是你們家的事……」康大叔蠻橫地說道，但他的雙手卻心虛地擋在胸前。

「我家小栓就是因為吃了你介紹的藥，結果咳得比原來更嚴重……」鍾媽認得說話的人正是華大爺。

「吃了你的藥，我母親的病變得更加嚴重！康叔怎麼辦呢？」又有另一位婦人哭喊道。

「沒錯，我家老爺也是，本來還能走動走動，現在連站立都有困難……」

一頓嘈雜聲中，鍾媽這才意識到原來還有其他人吃藥後病情反而加劇了！他們都是前來向康大叔求救的。康大叔是眾人之中唯一了解藥的人，鍾媽本來她還指望他會有什麼解決方法，但是看到康大叔百口莫辯的樣子，本來鍾媽還懷揣著一絲希望的心立即沉了大半。

同一時間，康大叔也飛速地思考著如何擺脫如今的困境，他的目光掃視著包括鍾媽在內前來鬧事的人，無一不是紅著眼睛，激動地向他嘶吼著。不過康大叔漸漸地從這些人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些隱藏的思緒，他們既想救治自己的家人，同時又在恐懼著什麼……

恐懼？

康大叔察覺到了他們的異樣。

「吵夠沒有？你們知道這些藥是誰給的嗎？想造反不成？」

「這些藥都是衙門老爺親自交到你們手上的，我只是介紹你們去而已。」

「連官老爺都說了它能治百病，你們居然還敢質疑藥效？」

剛才還在大吵大鬧的眾人就像瞬間被人撥動了某條神經一樣，張合著嘴巴卻說不出反駁的話來。他們被康大叔，或者是被康大叔背後所指的人而嚇住，不敢再出聲質疑。他們的家人明明就是吃了藥病情才惡化的，可是官老爺們卻說藥是有效的，眾人陷入兩難之中，想不出到底是哪裡出現問題。

「唉，大家鄰里一場，我也不忍心看到你們這樣。明天我去拜託那些官爺們，再幫你們弄些藥來，想來是你們家人病情太重，吃一次還未能見效，再吃就包好了。」

所有的吵鬧聲都戛然而止，一行人目目相覷，沒有人拒絕康大叔的提議，也沒有人再為病情而爭論，現在康大叔已經為他們點了一條明路，只需照著走下去就可以。

「對！對！既然連官老爺都說了，那準沒錯吧！」有人打破沉默，率先開口道。

「原來是病得太重的關係，我們都錯怪康大叔了！」

華叔也附和道：「只要能救到小栓就行。」

儘管還有人對藥抱有一些疑慮，可是當他們想到在自己親手接過藥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走在這條路上，所以無論如何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撐下去。

「鍾媽你也是為了鍾叔而來的吧，您怎麼看？」康大叔注意到鍾媽的遲疑。

鍾媽想起來鍾老爺咳出來的血是如此地滲人。

「我看著我家就算了吧……」

就在此時，鍾媽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聚焦在自己身上，人們無形的視線如同刀劍般鋒利刺痛著她，本來眾人已經如釋重負般的臉龐，霎時變回到剛才緊張又

惶恐的神情，他們死盯著鍾媽，正等待著鍾媽說出他們預期的答案。本來話到嘴邊的鍾媽突然心悸一下，她感覺到一股壓迫，彷彿為她的選擇附上枷鎖。

「我是說……這藥也給我們鍾家留一份吧。唉，剛才我只是擔心這藥費……」

其他人聽到都大笑起來，目光也從鍾媽身上移開，對他們而言鍾媽的答案是如此的正確，連康大叔都豪氣道：

「你的情況我也是了解的，明天我陪你去丁字街口拿藥吧，藥費的事我再幫幫你吧！」

鍾媽默默地點著頭，康大叔覺得她定是感動得說不出話。

鄰里們都散去，他們得到答案後便安心地回家照顧他們的親人。

誰也沒有注意到，剛才還對眾人硬擠著笑臉的康大叔，在他們轉身後神情一下子就變了。

「嘖！混帳小子安分點，死後也想造反嗎，別給我添麻煩。」康大叔望著眾人的背影喃喃道。

六、最後的選擇

鍾家的桌上放著兩種藥，一邊是鍾媽從康大叔手中得到了的饅頭，另一邊則是鍾新昨晚從羅醫師那得到的藥包。

當時鍾新還未來得及說明鍾老爺的情況，羅醫師就從他焦躁的表情中猜到些許。奇怪的是羅醫師猶如已經預想到這種局面，早就調配好一包藥給鍾新。當鍾新正要付錢之際，羅醫師卻先開口道：

「藥你先拿去吧，救人要緊，藥費的事之後再說。」

平時羅醫師對藥費的事可絕不馬虎，此時就連鍾新也不明所以起來。

「這藥能治好我爹嗎？」鍾新問道。

「鍾老爺的病如果得到正確的醫治，還是有痊癒的可能的。」羅醫師語重心長地繼續道：「不過這也取決於你們的選擇。」

「你怎麼突然這麼熱心？」鍾新對羅醫師態度轉變有點不太適應。

「我從醫多年雖然愛財，但從未真正害過任何病人，你好好拿著藥回去給鍾叔吧！」

鍾新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還未來得及細想羅醫師的話，他草草道謝後就拿著藥往家裡奔去，就在他步出醫館的一剎那，不知是不是風壓的影響，他的耳邊似乎聽到了羅醫師的一聲嘆氣。

羅醫師望著鍾新逐漸遠去的背影，默默祈禱道：「鍾老爺的病就看你們了……」

鍾老爺躺在床上，嘴角還殘留著血跡，他的樣子已經和死人沒什麼區別。

「快點吃藥，吃了就能好了。」鍾媽坐在床邊上心急地道，她從未見過鍾老爺如此虛弱，鍾老爺已經病得瘦骨嶙峋，以往都是他用那硬朗的身板來強迫自己支撐著這個家，代價卻是病成這樣……

「媽，這是羅醫師給我們的藥。」鍾新此時開口道。

「那種貪財醫師開的藥你也敢吃？」

「不，這次羅醫師還沒收我藥費呢，他是真心想救爹的。」

「我的藥可以包治百病，一吃就包好了，人人都是這樣說的。」

「多人說就一定代表對嗎？之前老爹的病是吃了羅醫師開的藥方才有了好轉，證明藥是有效用的。反倒是停用了羅醫師的藥方後才導致病情惡化！」鍾新還是堅持著道。

「就算如你所說，這次有羅醫師的藥，下次要怎麼辦？再之後的日子要怎麼辦？難道我們還有更多的閒錢去買藥嗎？我這藥吃了就包好，以後就能安心過活了。」鍾媽也執著地想要說服鍾新。

「你怎能保證這藥能包好呢？」

「這是官老爺們給的藥，你敢質疑他們嗎？他們還能害我們不成？我們有今天不都是拜官老爺所賜嗎？」

「這……」鍾新竟一時語塞，他總感覺是不對的。

「羅醫師當初也驗過我這藥，他也沒說有什麼問題啊！而且隔壁華叔也讓他家兒子吃了一樣的藥，肯定能見效。你就忍心看到你爹繼續受苦嗎？」鍾媽已經是帶著哭腔道：「別人都是吃這藥的，康大叔也說有官老爺的保證，準能好的。」

「你真的確定嗎？」鍾新逐漸被鍾媽說服。

「別再耽擱了，老爺的身體要緊！」

鍾老爺清楚聽到兩人的爭論，無奈地他連開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兩種關乎到自己生命藥擺在眼前他都顯得不太在意，他相信鍾媽的選擇，靜靜等待著餵到嘴邊的藥。

「你不是答應我要好好賺錢嗎？你還沒看到鍾新長大呢！將來我還要做好多你喜歡的菜呢！趕快吃下去，吃下就好了！」鍾媽扶起鍾老爺，顫抖著說道。

在鍾媽的堅持下，鍾新也沒有多說，他就這樣親眼目睹著鍾媽把藥遞到鍾老爺嘴邊，而鍾老爺兩三口就把藥吞了下去。

七、種子

過了不知多久，隔壁的趙醫師最先發覺最近都不見鍾老爺的身影，之後其他鄰舍也察覺到連鍾新都不見了。有時鍾家的大門敞開著，眾人這才窺見只剩鍾媽一個人在不停地打點家務事，桌子上還整齊擺放著一碟碟的飯菜和三對筷子。直到趙醫師在多方打聽下，才知曉了一些小道消息，剛好在出村的路上碰上其他村民們，大家也就議論起來。

「聽說了嗎？鍾家那的孩子好像被抓了。」趙醫師率先道。

「那當然，聽說那傢伙居然敢直接找上衙門對質，說他們的藥害死人，那官老爺也夠狠，直就把他抓住，關了好一陣子呢。」經常往返鎮上的張奶奶好像也知道一點內幕。

「大好青年為什麼偏偏要自討苦吃呢，相信一些地下組織的流言和洗腦，散佈什麼共和政體，什麼多少字的綱領，你們知道是什麼嗎？」住在村口的劉四爺氣憤地道。

「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眾人沉默下來。

「哈哈，管他什麼意思，真是關得好！這些破壞社會的地下分子就該被抓一輩子！簡直大快人心。」小輝子附和道，他幾年前也在和鍾新一樣的學堂裡讀過書。

「說的對，不過可惜了，好像有人花了些錢幫他疏通，衙門才肯放人呢。」劉四爺心有不甘地說道。

「真晦氣！可惜了！」張奶奶道。

「對，真可惜。」眾人都在附和，唯有趙醫師低著頭，沉默不語。

大家都不知道鍾新的去向，就連學堂也不見他的踪影。有人說他加入了什麼組織，什麼會。也有人說見過鍾新出現在城外的叢冢裡，手裡還拿著花圈去拜祭一些不知名的死者。

鍾家的事沒過多久就淡出了村民的視線中，和煦的艷陽城灑落在城鎮中最繁華的地段一丁字街口，暗灰色的地磚被映照出一輪金燦的光圈，彷彿是對人們活著的獎勵，小巷交織成小販的叫喊聲、人力車的車聲，還有小孩的打鬧聲，一切都是如此平凡。在街道尾端有一座閣樓，剛好被四周的建築物擋住，顯得不太起眼。

閣樓裡，一位年輕人正大聲地向前來的聽眾宣傳著：

「儘管大家都是藥的受害者，但是我們不能讓犧牲的人白白流血，我們所背負的可不止是個人的命！」

少年的聲音傳遍了黑暗的房間之中，所有人都聽著他激昂慷慨的演說，大家都太過投入其中，甚至沒有人發現就連鎮上赫赫有名的羅醫師也來了，他就坐在角落

邊上，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回憶。羅醫師看著被眾人簇擁著的少年，他的臉龐無疑成熟了很多，誰能想到前些日子才經歷了喪親之痛的鍾新，現在居然能吸引到如此之多的聽眾，逐漸形成一股反抗的暗湧。巨大的酸楚在羅醫師的鼻腔裡流過，假如當初他們彼此都勇敢一些，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呢？

「促成這一切的，難道是紅眼睛阿義？是康大叔？是劊子手？還是我們買賣的雙方？不！都不是！錯的是這個讓我們互相吃人的社會，錯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清官老爺們……」

聽到此處，台下所有人的身體瞬間就繃緊起來，剛才還沉浸在沸騰氣氛當中的眾人突然打了個寒顫，他們宛如觸碰到了某些禁忌的話題，少年也意識到聽眾們本來熾熱的目光逐漸閃爍起來，彼此間都躲避著眼神，不敢再望向台上。

「唉，還是太早了。」少年惋惜地感嘆著，面對著還在微微顫抖的聽眾，他的演說也在此中斷，他知道並不是所有人都敢承受觸碰逆鱗的後果，至少現在還不是時候。可是少年始終有些心有不甘，他的目光再次掃向台下的觀眾，有些人雙手握拳，有些人聳了聳肩，可是再也沒有人再敢與他四目相對。

全場陷入了詭異的沉默之中……

「啪啪啪——」

突然間，閣樓的角落裡傳來一陣掌聲，雖然聽得出來只有一個人在拍掌，但在此時此刻卻是震耳欲聾。只見那人緩緩站起身，並脫下禮帽讓人看見他的樣子。所有人都怔住了，他們都認出是羅醫師來了，當然也包括台上的少年。

只有羅醫師的掌聲在繼續，他們兩人猶如建立起一樣的默契，大家都沒有說話。

羅醫師的地位可不比普通百姓，他可是鎮上鼎鼎大名的醫師，不少官老爺都有找過他問診，無論是人脈還是財富都不是其他人能比擬的，沒想到他居然出現在這裡。假如走漏了風聲，像羅醫師這樣有頭有臉的人肯定會首當其衝。但即便如此，羅醫師在眾人沉默時，依然義無反顧地選擇支持鍾新。眾人想到此處，不禁為自己的畏首畏尾感到羞愧，他們決定來這裡的目的，可不是為了得到廉價的安慰而已。

零星的聲響很快就從不同位置傳來，慢慢匯聚成一股雷鳴般的掌聲，羅醫師的聲音很快就被蓋過，同時他的手也沒有停下來。大家如掙脫枷鎖的奴隸，透過掌聲來抒發著長久壓抑的憤怒。鍾新注意到原來連華叔和夏四奶奶也來了，他認得

還有幾位和他一樣買過人血饅頭的鄰居也都在這。
掌聲如潮，久久不息……

八、希望再臨

隨著人潮的徐徐散去，只留下鍾新和羅醫師兩人。偌大的閣樓沒有一絲亮光，所有的窗戶都刻意用簾子掩蓋住，避免別人窺見裡面，他們此刻坐在台中央，兩人的中間還擺放著一盞煤油燈。

羅醫師本來有許多話想要對鍾新說，但到頭來彼此再見時，才發覺有些話早已不用明說。

「你怎麼加入他們了？」羅醫師簡單寒暄道。

「本來是想著要當個教師的，只是現在應該沒有學堂敢僱用我吧？所以就換了另一條路走。」鍾新邊說邊把油燈點亮，橙黃色的光線恰好能把兩人包圍住。

羅醫師看向著細微抖動著的燈火，開玩笑道：「我還以為你會從醫呢。」

鍾新嘆了口氣道：「那還是算了吧，從來都不認為是藥的問題，不過這樣也算半個教師了。」想來也是諷刺，當初他質疑康大叔時，對方還譏笑他讀書不能治病，沒想到還真被他一語成讖

「你這條路可不易走啊……官爺們的本事你可是親身領教過。」

話到此處，鍾新也沒有再作回答，他把禮帽遞給羅醫師，順帶著還塞給他一張紙條。自己則是起身披上大衣，就此別過羅醫師。他可不想讓人認出羅醫師和自己混一起，鍾新經過閣樓的後門先行離開，重新走回街上。周圍還是一樣的昏暗，鍾新來到了熟悉的街口處，忽然覺得自己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默默在心裡許下承諾：

「就從這裡開始吧！」

……

羅醫師在鍾新走後不久也低調地離開了，臨走前他打開了鍾新留給他的紙條，原來上面寫著下一次聚集的時間和地點，羅醫師忍不住大笑起來。

雖然不知道下一次還有多少人會出現，還能不能平安相聚，但羅醫師相信，新的故事與希望將會在這條街上重新綻放，真正地照耀著所有人。

參考資料

書籍：

孫伏園著，《魯迅先生二三事》，作家書屋，頁 14

魯迅著，《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版，頁 393。

魯迅著，《吶喊·自序》，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9 年，頁 3。

(按姓氏筆劃)